



# 三進三出話澎湖



民國66年暑假，作者宋森然（右二）曾在澎湖戰鬥營服務，這是作者第三度與澎湖結緣。（圖／宋森然）

抗戰勝利後，父親在濟南糧食局工作，三十七年中秋節濟南陷落，全家四口南下逃難，於九月底到達南京，當時伯父任國大代表，在經濟部任職，介紹父親至山東流亡學校第一聯中任教，學校設在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廢棄紡織廠內。

三十八年四月中共已渡江，全校分批乘火車往廣州疏散，七月五日在黃埔登船，七日抵澎湖西嶼，當時我才七歲。西嶼又名漁翁島，在馬公鎮西方，現建有跨海大橋，連接本島的白沙鄉。流亡學校師生不久後即乘船遷往馬公鎮。

我家與父親同事四家在馬公鎮光明里合租一座三合院，十月初澎湖開始進入東北季風季節，流亡學校師生絕大部分為山東人，還有少數蘇北、豫東的同學，都是生長在華北黃淮大平原，從未見過海島上的凜冽季風。

山東流亡學校共有五千多人，因教育部經費有限，要將十七歲以上的男生編入澎湖防衛部的軍隊中，校長首先反對，少數學生罷課抗議，但上級認為兵源不夠，必須以學生補足，十七歲以上男生在三十九年五月被編兵，年幼男生及女生於四十二年遷往彰化員林鎮實驗中學。被編兵的同學不斷向山東省各縣中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陳情，政府終於接受建議，在民國四十八年准許這些學生退伍，到員林實驗中學就讀師範，畢業後擔任國小老師，這件公案才告結束。

民國五十五年九月，我自復興崗十二期畢業，分發到陸軍新竹關東橋第一訓練中心，五十六年六月支援成功嶺大專集訓，十月份奉調第九師。當時第九師駐守澎湖，乃乘臺澎輪前往，分配到第二十六團第三營第一連，駐地在湖西鄉菓葉村。菓葉村是個七十餘戶的小漁村，港口有大小漁船五十餘艘，本連的任務為防守漁港，在碼頭設有漁監哨，對出入的船隻與人員實施檢查。

野戰部隊因任務需要而經常變更駐地，在澎湖將近兩年時間中，住過菓葉、大武、講美、跨海大橋旁的通樑村。也曾全營集中到龍門村作基地訓練，有營房及操場，訓練課目包括反登陸、武裝游泳、五項戰技、閉鎖陣地戰法等。

五十八年八月，第九師回防臺灣本島，整編為輕裝師，駐守中部橫貫公路沿線，擔負山區防務。民國六十年九月，本師奉命再度移防馬祖北竿，負責北竿、高登之防禦任務。六十二年五月離開第九師，調到南竿馬防部，十月移防回到嘉義，改稱為嘉義第九軍，駐地在嘉義市區山子頂，隔壁是嘉義高中及嘉義公園。

六十四年初某日，有一位七期學長在嘉中擔任軍訓教官，來軍部找他的同學，我即向他詢問擔任學校教官的生活情形？學長說，教官可以天天下班回家，不用去外島，你擔任軍職也快十年了，趕快來考教官。過了兩天，他便拿來一大疊資料，要我加強準備。年底時，報考公文到了，我是政一科少校人事官，和政二科民事官少校決定報名，但主任好像不想准。有一天我拿公文給主任批示，剛好軍長蔣仲苓進來時看到我，便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宋少校考什麼教官，跟著你們主任在軍中才有發展。」我便向他敬禮說：「謝謝軍長。」

過幾天我和少校一同請主任放行，才獲准同意報名。六十五年二月份在高雄女中考試，第一天是筆試，下午四點看榜，如果有上榜，第二天為講試，基本教練操作。五月份公文寄達，倖獲錄取。六月份赴中興新村省政府訓練團受訓三週，當時的訓練團主任即為在校時副校長梁孝煌將軍。

八月份分發至省立澎湖水產學校，第三次回到澎湖。我和澎湖的緣分，真的是深厚而密不可分。

【作者速寫】宋森然，政戰學校十二期，在野戰部隊服務十年，民國六十五年轉任軍訓教官，平日閒暇進修取得教師資格，八十年退伍，留校擔任訓導主任、國文老師，九十二年教職退休。

## 三亞戰役



經過海南島保衛戰的戰火洗禮，作者喻德文（後排左）與其他少年兵隨部隊轉進臺灣。（圖／喻德文）

日前在《榮光雙周刊》看到兩篇談海南島保衛戰的文章，引發我的回憶。民國三十九年我服役於空軍高射砲兵第四團第三營第九連，隨部隊駐防海南三亞，負責機場的防務。

當時海南島五指山有馮白駒領導的共軍，情報顯示有幾萬人，他們因裝備不佳，尚不敢公開向國軍開戰，但他們採用游擊戰術，經常偷襲國軍，覬覦機場存放的油料、彈藥及飛機航材。我們是砲兵部隊，主要裝備是高射砲，步兵裝備僅步槍及卡賓槍，但保護庫房還是足夠。駐防機場時，連長鄭鐵然少校督促全連控戰壕，建立砲兵陣地，且除例行訓練外還經常演習，當時士氣非常高昂。

三亞機場北臨五指山，南臨海濱，有一條十字跑道，是海南島南部唯一

對外連補路線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，當時我們站衛兵主要嚴防馮部士共來騷擾，白天倒還好，一到晚上就特別緊張，連上兵源不足，我們還是實行雙哨，且子彈上膛，圍繞在庫房放哨。

另一連則派了一個班，防守機場外圍水源地，有一天晚上，該班受到共軍侵入，打電話向機場求援。當時我們聽到槍聲，表示已經開火，連長下令緊急集合，全連官兵就像平時演習一樣迅速進入陣地，看到對面很多燈光亮點，當時晚上天黑，看不清有多少人圍攻。連長下令進入開戰狀況，並打電話給水源地守護班長，令其儘速進入掩體，熄滅所有燈火。

接著，我們以高射砲平射向該地區有燈光的位置，一陣掃射，火力強

### 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稿，包括：榮民艱困踰海來臺，融入臺灣社會的往事；昔日軍中及眷村的生活，含師恩浩蕩、同袍之義、難忘時刻、戰史等；榮民子孫對於祖父母、父母及家庭的記憶；及青壯退除役官兵求學、創業、與同袍相處的往事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e-mail: yustoy@joy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上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。稿酬從優。因投稿眾多，稿件未必刊登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撰稿人須同意授權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

大，令人驚嘆！對面共軍也用機槍向我方掃射，因有發射火光更暴露其目標，經過我方掃射後，對方燈光慢慢散去，幾處機槍還擊地點也不再還擊，慢慢平息下來。連長打電話給水源地防護班長，對方稱遭兩三百名土共圍攻，經我方砲火壓制，已退入山區，於是我方停止射擊。我當時是少年兵，還輪不到坐上砲位發射，只負責砲彈搬運及陣地警衛。

我們所擁有的火砲是日本製二公分高射機關砲，日本投降後移交我方，剿匪戰爭中，因當年共軍空軍尚不成氣候，這批高砲毫無用武之地。我們雖然經常操練，但從未實際彈射擊，想不到遇到緊急狀況還真管用，我們得到了空前勝利。砲戰翌日，空軍高層及海南防衛高層均來電鼓勵，並發獎金給我們加菜。

這次戰役對防衛機場的我們更有信心，士氣雖武力不強，但游擊戰也令我們防不勝防。砲擊半月後，海口方面非常緊張，海南島最高指揮官薛岳將軍建立了「伯陵防線」，集中全島最強的火力和部隊，以防止雷州半島共軍登陸行動。薛岳將軍猶恐火力不足，看到我們在三亞有如此強大火力，對反共軍登陸深具信心，一通電話將我們第三營全部空運至海口，以加強伯陵防線。

當時我已調至九連連部任文書，連部人員及眷屬先行轉進臺灣，他們全連調海口時我已到了臺灣，但我非常關心海南戰事，不幾日海南撤退，戰友由榆林港搭船來臺。

【作者速寫】喻德文，空軍通信電子學校、美國空軍三七五〇技術學院畢業，空軍中校通信參謀官退伍。

## 金門歲月記趣

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役男最害怕抽到「金馬獎」，因為在民國三十八年時曾發生古寧頭戰役，民國四十七年又爆發了八二三砲戰，雖然國軍贏得光輝勝利，然而戰爭的陰影仍讓人揮之不去。

民國五十四年四月，部隊移防金門，某日傍晚搭乘海軍登陸艦，搖搖晃晃十八小時終於抵達料羅灣。本以為已苦盡甘來，可以準備上岸，誰知艦艇卻在離海岸不遠處拋錨，搖晃得更厲害，一直到夜深了，潮汐適合搶灘，我們才奉命下船。十輪大卡車載我們在平直的公路奔馳，經過不知幾個左彎右拐後放我們下車，我們暫時在戰壕休息，以待天明。

因為在船上二十多個小時沒吃好沒睡好，大夥頭頭就睡，誰知睡夢中突聞砲聲大作，大家驚醒後還看到一道一道劃過夜空的閃光，心想老共竟然趁我們人生地不熟來偷襲我們？後經長官捎來消息，才知是金門的防護射擊，這是我到金門的第一印象，如今記憶猶新。

天亮後我們被引領到各據點，每班一個據點，碉堡就是營舍，走完整連防務據點要花不少時間。我和副連長分別住在中山室兩側；建築是加強磚造，屋頂是一層薄的鋼筋混凝土，室內有些書報雜誌，室前有一廣場和簡易籃球場。因為運輸量控管，每人只有一個麻袋裝個人物品，是故該丟的在臺灣早就丟光了，整理內務就格外輕鬆。

忙了一整天，又被隆隆的砲聲震驚，未經戰爭洗禮的我，不知所措，副連長告訴我，不用害怕，這是砲宣彈，通常在空中爆炸，沒什麼危險，經過幾天下來，知道「單打雙停」，也就習以為常了。

乍到防地，就是任務教育，以營為單位聽取教官講述金門戰史、敵情分析等。而我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查哨；夜色來臨，士兵神經緊繃，每天口令必須熟記。我在連上服務已滿一年，對官兵認識一清二楚，瞭若指掌。有一天，連上

一位寶貝真是離譜，到了崗哨，我已依他的指令站住，答出口令，並喊出他的名字，他還舉槍對著我，不停地喊：「不要動！不要動！」如果他當時扣下扳機，我就一命嗚呼了。

有一次奉命到警大廳開會，看到大廳整潔斑斑，真乃鬼斧神工，對施工的弟兄不得不連聲稱讚；其他尚有許多前輩流血流汗完成的工事，都令人肅然起



經歷金門「單打雙停」的歲月，讓作者吳忠勇至今難忘。（圖／吳忠勇）

敬，嘆為觀止，深感如不到金門一遊，將會遺憾終身。

後來我奉調師部政戰工作隊任宣傳官，奉命辦理全師政治教育。因為經費有限，講授大綱的圖表，我們想出用白塑膠布代替白紙，用過洗掉重寫，反覆使用，但金門買不到。當時隊上只有我可以返臺休假，於是就利用休假時在高雄採購帶回金門，雖然費事一些，但很環保，一直用到任務結束仍是堪用。

說起返臺休假，每三個月可以休假十天，我在金門短短十個月就回臺三次，某次遇到颱風滯留一個月呢！有一次更離譜，在高雄候船，順道拜訪入伍時同班同學陳漢雄，相談甚歡，一聊忘了時間，待趕到碼頭時，船梯已收起，海軍弟兄拋一條繩索給我，將我吊上船，想起來有夠瘋狂。

【作者速寫】吳忠勇，政工幹校專修班畢業，曾任連輔導長、師宣傳官、臺北縣團管區政戰官，上尉退伍，後備軍人晉升少校，後於臺北師專、淡江大學畢業，任職國小教師，民國八十八年退休。